古蘭經譯解 卷二十（續第二十七章）

惟有眞主允人懇求

死篩海管不了活人的事

不然，是那造化天地，爲你們由上空降水而用以發生美麗的園林的主呢？[六〇]猶言：如此造物主較優於逆徒們所擬的偶像否？那園裏的樹不是你們能使牠生長的。可有一個受拜的和安拉共同嗎？不然，猶言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他們是一夥舉對象的。就是爲眞主擬匹偶的。[六一]不然，誰是置地爲居所，於中造河道，爲地造定山，更在兩海之間造隔障的主？可有一個受拜的和安拉共同嗎？不然，他們的多半不知道。[六二]不明白認主獨一。不然，當無奈何的人呼求的時候，誰能應承他，釋去患難，【二四三】並教你們作地上替代的？繼續前人辦理世事。可有一個受拜的和安拉共同嗎？你們絕少受勸。[六三]又作『絕少記想』，就是不記念眞主這樣宏恩。不然，誰在陸海種種的黑暗中指導你們，誰在他的慈惠以前發出報喜信的風？未雨而先風，卽是預報雨之將至。可有一個受拜的和安拉共同嗎？安拉玄高於他們所舉的匹偶了！[六四]不然，誰造化萬有而又恢復牠？又誰就着天地賜給你們給養？可有一個受拜的和安拉共同嗎？你說：如果你們的所言屬實了，你們就舉出自己的明證來！證明另有主宰，能作到安拉所作的這一切。

【二四三】人類遭逢窮困、疾病、被拘、受淹等等禍患時，只有求眞主給解除，迷徒們所拜的偶像，是絲毫不相干的。

附說

〔一〕傳篩海·達烏代探望一個病人；那個人說：『篩海！請你爲我作個祈禱』。篩海說：『你應當表示無奈何着逕向眞主祈求，因爲眞主最愛喜無奈何的人哀懇他』。我們以這項記載可能充分知道篩海自有他個人的責任，在他並未負着代人祈福免禍的義務。篩海·達烏代拒絕那位病人的請求，乃是出於自知之明；亦是藉此教人知道篩海們不管這些閒事。有什麼難題，儘可直接向眞主去說。至於斷了氣息的篩海，既已化爲白骨，更是不可依賴的。說他有靈感，能夠代向眞主請求，那末，這豈不

跟教外人倚靠偶像如出一轍嗎？（按篩海或譯「上人」。往平凡上解就是「先生」的意思。）

附說〔二〕「應承祈求」和「釋去患難」是有區別的。一是語言上的允諾，一是實施以恩惠。無奈何的人，他那哀求眞主是直接的，受逼迫的人他那祈求不被拒絕。但是眞主允許無奈何的人的哀求，不是對每一個人全是實現的。有時候回以諾言，有時候實施其惠。傳穆聖說：『我所愛喜今世上的三件事情……（這話有人斥爲傳聞失實故略而不述）額補白克爾也說：『我所好的也有三項：顧視你，爲你使用金錢，坐在你的面前』。歐墨爾說：『我也天然愛喜三項事情：顧視眞主喜愛的人，壓制眞主惱恨的人，謹守眞主的律例』。歐士茫說：『我也喜愛三項事情：與人祝平安，予人食物，當人們就眠的時候夜起禮拜』。阿里說：『我也喜愛三項事情：舞劍，夏令封齋，款待旅客』。大家正在談話時，哲白而衣勒天使突然進來，隨說：『我也愛喜三項事情：引導迷途的，救濟無聊的，常聆眞主之言』。

你說！[六五]『除去安拉，天地間的人不知目不能見的，【二二四四】且不知道將在何時復起。』[六六]不然，他們對於後世的知識太少了。[六七]就是說他們不知後世，又作「他們知道後世接連了嗎？」猶言那些逆徒們一代一代地接接連連知道後世准於何時實現嗎？畢竟他們並不知道。不然，他們對牠疑惑。不深信死後復活。不然，他們是對牠盲昧的。[六八]因失去理智，比懷疑更加緊一層。不信的人說：『我們和自己列祖既已土化的時候，必被現出嗎？再次復生嗎？我們和自己列祖從前曾受過此約。這只是衆前人的故事。』[六九]你說！『你們在地上遊行，而觀察一般爲惡者的結果如何？』統遭奇禍了。[七〇]你不要憂慮他們，你對於他們的計謀不要心窄。這是安慰穆聖。他們說：『這約是在何時？如果你們的所言屬實了，……』[七一]你說！『恐怕你們要求立時實現的一部分，快要來臨了。』[七二]後來，他們果然在白德里一役有被殺的。[七三]你的養主確是有恩於衆人的，但是他們的多半不知感念。[七四]的確，你的養主知道他們胸中所隱匿的，和他們顯揚的。[七五]天地間所有的隱祕，【二二四五】均記在明典中。[七六]全在一被庇的牌」上寫定着。懲治逆徒亦是這樣。

二二四四　古來氏的逆徒向穆聖問難，說：後世究於何時發現？故眞主命穆聖答以這話。說天地間的隱祕——

若復生日者，只有主知道。人的方面絕不曉得。

附說 「隱祕」就是目所不見，心所不知的事情。有的時候得眞主感悟，可略微知道一些。惟有大世界何時告終，末世何時實現，那只有主知道。高尚如穆聖的在他也不知後世幾時實現。阿以涉聖宮說：『凡妄稱穆聖能知明天的事情者，他僱造作巨謊了』。艾司拉勒經云：某一星士趨謁漢加吉王。王的手中握着一把石子，向星士問道：你能知道我這手中握着若干石子嗎？該星士掐指一算，遂就脫口說出那是若干。既而王又抓起一把石子問道：你再說明這是若干。星士算了多時，終無所答。再經過片時的思索以後，向王問道：這一次王未曾數過吧！王說：誠然。星士說：無怪乎我不知道了。王說：怎麼前一次你能夠知道呢？星士說：前一次經王數過自知若干，那就不算是「隱祕」了。這一次究屬若干只有眞主知道。薩地的花園上記載：一個星學士回到家裏撞見一個野男子和他的女人正在床頭上共坐談心。他就怒火中燒破口大罵，說些個不堪入耳的怪話，彼此吵鬧起來。一個有知識的人經過其處，問明他們衝突的原因，遂說：（詩）『你不知自己家裏藏着什麼人，而安能曉得天空上有些什麼東西？』——魯白。由此可知卜者自稱未到先知，能預言人的吉凶禍福，那完全是騙人的謊話。奧註上講：居住在天上的既不知天上事，居地下的焉能知道呢？又說依着這段經文，可知天上也有人類居住。有的人對於這節論斷不只與奧註同，且引據下文『他們並不知道何時復活他們』這句話，深信天上有人。蓋謂「他們」二字，指的是在天地的人類。非指天上的天使，地上的人類云云。譯者按所稱「天上者」指地球以外的一切一切，大行星亦在其內。

二二四五 天地間所有的一切，勿論隱的、顯的，在眞主全都一樣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人所能知，目可能見的，而一一載在典章中，所以人的一舉一動，以及一切意念，縱使竭力遮掩，在眞主亦必盡知。

附說 作信士的，應當具有和平的心。對於任何人不要懷着忌妒、怨恨、仇視。傳有一次穆聖對大家說：『從這個門進來的頭一個人是將住天園的』。言訖，易卜尼色喇目突如其來。大家全都起立，把聖人的話告訴他。大家又說：請你把你那最牢固的善行告訴我們，好教我們藉資倣傚。他說：『我這人是個無能爲的。但是我所自信的，是心內和平，屏除一切無關緊要的思念，無有不可對人言的隱私』云云。這幾句話，在吾人可引爲座右銘，至死莫忘。作人的要時刻不忘主不背主，因爲眞主是看見他的，明

白他一切行爲的；縱使他竭力遮掩，也必無濟於事。薩迦的波斯坦上說：（詩）恰巧有一個長老經過在一個歹人的面前，瞧見他坐在好人的羣裏。那人羞慚地滿臉是汗，說：我對於這位老者太覺羞愧了　那個明鑑的老者聽到這話，就爲着憐愛他，而說道：青年人哪！你自不對於目前的眞主羞慚而對我羞慚嗎？你本當對於調養你的主羞愧，殊不必對於遠人和近戚羞愧！你對於任何一個人不要重視，你去！你僅奉行主命好了。你就爲着自身的罪惡畏懼吧！因爲你在復生的那一天本不怕人。凡是由於怕主流下眼淚的人，在眞主一定要保護他的顏面。

世界告終時必有奇獸出現

這[七六]古蘭對以斯拉衣來的子孫分析他們所爭議的許多。【二四六】[七七]的確，牠是引導與慈惠衆穆民的。[七八]的確，你的養主必依自己的判斷在他們中間判明。他是優勝的，深知的。[七九]你當仰賴安拉。你確是在顯著的正義上。（堅守正道，更應仰賴眞主。）[八〇]的確，你不能使死者聽到；在聾子退轉的時候，你不能使他們聽到呼喊。[八一]你絕不能引導瞎子脫開迷誤。你只能教那信我表徵的人聽到；所以他們是順服的。（虔心認主獨一。）[八二]當他們遭遇刑罰的時候，我爲他們在地上現出一個動物對他們發言；（這事在大世界行將告終的時候發現。）【二四七】只因衆人不深信我的表徵。（猶言：墨克的逆徒們不信古蘭。）[八三]當那一日，（復生日。）我自每一夥人裏復起一羣不信我表徵的人，均被排列起來。（前後連成一起，同被驅至火獄。）[八四]待至他們來到的時候，主說：『你們對我的表徵不深知道，就可不信牠嗎？你們幹下的是些什麼？』（在不信眞主的表徵以後，作些個什麼事情？）[八五]他們由於背義定遭罪刑，而致不能發言。（至此已無可辯了。）[八六]他們豈未看見：我造夜，好教他們在牠裏安歇，並造化光明的白晝？此中對於有信仰的民衆確含有種種表徵。【二四八】[八七]當那一日，吹起了號筒，既而在天的在地的震驚起來。安拉意欲…的人在外。（主不要他們震驚的，自然不覺恐怖。）每一個均卑賤着到他御前。

二四六　以斯拉衣來人們所相爭議的問題——若歐宰爾與爾撒的事情，肉體與靈魂復活的事情，天園火獄的

情形，眞主有無形影，及其他一切不爲他們所承認的問題；假使他們持平信從古蘭歸順伊斯蘭了，這些疑問便可迎刃而解。

二二四七 傳在世界將告終的時候，眞主造化一個動物，具各項獸類的形狀，口吐人言，對逆徒們講話；責備他們不信那表明復生日將至的古蘭經。那時候，眞主造化這個動物，有如往時從山石裏造化沙里哈的駝一樣。（現代學者，對此另有新解。）

二二四八 眞主造「夜」是供人入夜休息；造化「白晝」是供人藉着日光外出奔走生計。這全是有益於人生的。且是教信主的人切知死後必有一個復活。怎可說不是這樣呢？請看這晝夜的不同；跟死一樣的黑夜，忽然易爲像復生似的白晝；和死一樣的熟睡，一變而爲復生似的醒來。凡能徹悟到這一切上的，那人便能深信將有後世發現，並信墓中人必定有個復起。

附說

人，不生卽死。生就是醒，醒就是生。畢竟是白天和牠的延長好哇？還是夜晚好呢？當然要說白天好。（夜，也是人生所必需的）但是在夤夜向眞主作祈禱的，另當別論。傳大篩海·伊本納祝爾在未死的前二年，僅睡午覺，而後並午覺也不睡了。著名的文學家薩地老人說：修士的途徑是記想（眞主）、感念、服務、順從、施散、滿足、認一、仰賴（眞主）、和平、涵養。凡是具有這些懿行的，那才是眞修士呢。殊不必泥於身著什麼衣服。至於好修飾，貪口腹、縱欲望，不愼言、不拜主、夜以繼旦的爲所欲爲，在他雖身着道袍，而實是一個有罪的——魯白。

【二二四九】（這）是那堅固萬事的安拉的造化，他盡知你們的行爲。[八八]阿力謂：山指妨礙聖人說的，[八九]以觀最後一節可以充分瞭解。舉行一項善事的人可因牠獲一件好處，[九〇]誦一次清眞言，得一件善賞。另有一段天經說：可獲一件好處。當那一日，他們是安然無恐的發動一件惡事的人，他們顚倒着被投在火獄中，你們惟被報以自所作過的。[九一]依其所作的惡，施以懲罰。

【二二五〇】萬物惟他執掌；[九二]我且奉命爲穆思林一類的，我惟奉命敬拜掌理這座禁城的主，並奉命誦讀古蘭。得正道的人，惟利自身得正道。迷誤的人，你就說：『我不過是傳警告的。』

【二二五一】[九三]你說：『讚

頌安拉！他即將把自己的表徵現給你們，你們終將認識牠。【一二五二】你的養主必不忽於你們的作爲。』

地是圓球在古蘭經上有無根據

一二四九　這一句話，繼續上文：『吹起了號筒』，乃是形容世界將傾時的情狀。到那時候，眼看山不動，而實際上正在動若行雲。譯者按：晚近我教學者，有的人引據這段經文，肯定地是圓球，且在循環不已着。（參看羅璣的經註）。

一二五〇　「禁城」指墨克言，就是把墨克劃爲禁地；不准在那裏殺人流血，壓迫良善，獵捕動物。這一切統是眞主對古來氏人的恩惠，在他們應當拜主。

一二五一　在穆聖所負的責任，就是警告世人：應畏懼眞主的罪刑。對方不肯接受，在聖人已盡到責任，於他無尤。這段經文已被抗敵令停止遵行了。

一二五二　迨至眞主現出表徵而得到充分的認識了，到那時候再欲有濟，而勢必難能。例如逆徒們遭遇白德里一役，而未能脫開被殺被虜。

母撒與匪喇傲

第二十八章　格賽素（記事）

計八八節，墨克下降。惟五二——五五是在默底納頒降。第八五節是在遷都途中頒降的。

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

『搭一、斯呢、密木。』這是阿拉伯文的三個簡筆二字形的譯音。解義從略。這是表明的經典的文詞。解見二十六三章開端。

母撒與匪喇傲的消息據實讀給你。四匪喇傲確在地上強霸了；他把地方的人分爲幾派。【一二五三】他壓制他們其中的一夥；以斯拉衣來人。他宰死他們的男兒，留下他們的女兒。【一二五四】他實屬造惡的人。殘殺無辜，五任意胡爲。我欲施惠於地上被壓制的人們，我使他們作領袖，並使他們作繼承者。就是承受匪喇六傲的國土。我予他們在地上的權力。我教匪喇傲、哈曼和他倆的軍兵，看見他們所防備的。親見顚覆國土的兒童——母撒。

法老的國本被一兒童顛覆了

一二五三 這是專制魔王一貫的作風。割裂民族，便於從中操縱。（譯自奧註）

一二五四 當時以斯拉衣來的兒童先後被殺者，約計六千人。留下女兒，爲着侍奉他們。事前有一個卜者警告他們：將來以斯拉衣來人中發現一個兒童顛覆國基。匪喇傲等聞說大駭，所以下令捕殺一切男兒。這種辦法愚不可及。如果卜者的話屬實，將來事必實現，當非人力所能遏止；如其所言是虛，則殘殺無罪的兒童，豈非自造惡因，將來自食其果？

七 我曾感召母撒的生母：『要你哺乳他；你因他駭怕的時候，就把他投在大河中；不要駭怕，不要憂慮。我必把他歸還給你，並教他爲使者。』【一二五五】八 隨後，匪喇傲的黨徒拾了他去，終至成爲他們的仇敵與憂慮。致憂的媒介。的確，匪喇傲、哈曼與他倆的軍兵統是錯誤的。殺死若干的兒童，終至把仇人置爲九愛子，而撫育成人，顛覆國基。匪喇傲的婦人說：『這是我與你的愉快，你們不要殺他，匪喇傲夫婦一見之下，發生憐愛的心情。恐怕他於我們有益，或是我們把他當作兒子。』那時候，他們並不覺悟。不明這事的眞相。母撒的母親心是空空的。除去掛念母撒別無所思。若不是我穩定她的心而歸爲信者，深信眞主的所約。差不多她就要吐露實情了。一〇 她對母撒的姊說：『你追隨他！』追隨其後，一觀究竟！她就從遠處遙望他。那時候，他們並不覺悟。一一 我先使他拒絕各乳母。不食其乳他的姊說：『我對你們指告一家人，能忠實地爲你們撫育這個小兒，好嗎？』說出這話以後，他們就允其照辦了。一二 於是我把他歸還他母親，好教她愉快無憂；並知道安拉的約確實；但是他們的多半不知道。不知先有此約。一三 當他達到壯年並且雄健的時候，我就賜給他智慧與學識了。我就這樣地賞賜一般爲善的人。

一二五五 母撒落生後，他母親得到感悟：暗自收養；如果駭怕孩子哭，被鄰人聽見，報告匪喇傲，則不妨投在尼羅河中，付諸眞主保佑。眞主更囑咐她：不要駭怕，不要憂慮，目前必要還給她，將來差他爲使。於是她就乳他三個月。後來，不敢繼續收留，投在河中，至被匪喇傲的黨徒拾去云云。

遇非常環境時應該怎樣

他[一五]在居民不知覺的時候走進城市。【二二五六】他在那裏得見兩個人決鬥；這一個是他的同夥，以斯拉衣來人。那一個是他的仇敵。就是一個科普替人，正在強迫一個以斯拉衣來人爲他担柴。他那個同夥的人求他援救，以對付他那仇敵。母撒打了那人一拳，遂就把他結果了。就是結果他的性命。他說：『這屬於惡魔的作爲。惡魔誘人這樣作的。他實是公開誘人迷誤的仇敵。在這時候母撒表示追悔，說出[一六]下列的話：他說：『養主啊！我確虧負自身了，你饒恕我吧！』主遂就饒恕他了，主實是多恕的，特慈的。[一七]他說：『我的養主啊！只以你對我的施恩，我絕不臂助爲惡的人。』嗣後，不再幫人行兇了。【二二五七】

二二五六　匪喇傲的宮殿不在埃及城內；所以說母撒進入埃及城。那就是出離匪喇傲的宮院，乘人不知走入埃及城。既而於無意中，打死一個科普替人。

二二五七　這爲惡的人，就是行爲失檢不爲識者所重視的。不一定就是穆民的對稱，因爲那時候的以斯拉衣來人，是遵守葉而孤白宗教的穆民。

附說

最後的兩句祈禱：『我的養主啊！以你對我的施恩：我絕不臂助爲惡的人』，若遇宗教或國家發生風潮的時候，再沒有比誦這句話好的了。當年爾里和穆爾偉業發生衝突，大賢歐墨爾就以這話作祈禱。

[一八]次晨，他正在城內駭怕等候着，一面駭怕匪喇傲於他不利；一面等候給人抵命。忽然那在昨日求他援助的人向他呼救。又在與人衝突求他助拳。母撒對他說：『你實是一個顯然迷誤的人。』昨朝今日兩[一九]次殺人。當他欲撲他倆的仇敵時候，那人就說：『母撒呀！你像昨天殺人似的意欲殺我嗎？你只欲在此地行霸道，你不欲作調和的人。』【二二五八】[二〇]城內遠方的一個人匆忙走來，【二二五九】說：『母撒呀！衆偉人正在會議殺你，你出走吧！我是對你進忠告的。』[二一]母撒就駭怕等候着由那裏出去了。恐怕自身遭害，候盼主的相助。他說：『我的養主啊！你解救我脫離不義的民衆吧！』不爲匪喇傲的黨徒所屬。

一二五八 就是不負責排難解紛。母撒本想撲那個科普替人，而呼救者誤以爲撲他自己，所以說出那話。科普替人聽到這裏，始知昨日殺人者，就是母撒；他遂就報告匪喇傲。當時匪喇傲下令逮捕母撒。許多解經家謂「那個呼救者就是母撒的族人」，究於文氣不合。（見奧註）畢竟那一發言者，是個科普替人。

一二五九 這人是個穆民。有的說：這人是匪喇傲的叔父，名叫黑喇逼勒，因他常與匪喇傲接近，所以消息靈通。以平素同情母撒，特來據實報告。

母撒出奔買大嚴

當他奔向買大嚴方面的時候，【一二六〇】他就說：『我的養主卽將把我引至正道。』[二三]當他抵達買大嚴水的時候，就在那裏得見一夥人飲(羊)。他得見他們跟前有兩個女子，【一二六一】在攔阻着。[阻止自己的羊羣，不與他人的羊羣混在一處。]他說：『你倆是什麼事情？』[爲何不前去飲羊。]她倆說：我們的父親是一年邁的老者；我們非至牧人們轉回以後不去飲(羊)。[二四]於是他就爲她二人飲(羊)，而後復歸影下。[乘涼。]遂說：『我的養主啊！我需求你垂給我的好處。』[免去與男子混在一起，兩不方便。]【一二六二】[二五]二女有一個羞慚着走來，說：『我父喚你，只爲把你爲我們飲(羊)的工資報酬給你。』及至他來到那一老者的跟前，對他述說已往的事情了，老者就說：『你不要駭怕，你已竟脫開不義的人民了。』[二六]二女子有一個說：『父啊！你雇下他吧！的確，你雇的人最好是有能力的忠誠的。』【一二六三】[二七]老者說：『我欲把我這兩個女兒聘給你一個，限你給我傭工八年；你若全滿十年了，那就在乎你自己，我不欲難爲你。[絕不欲額外苛求。]若是眞主意欲：了，你卽將見我是義人一類的。』[必定實踐所約。]母撒說：『這是我你之間的。[彼此議定的。]我完成兩個期限無論哪一個，在我並無怨恨。[八年也罷，十年也罷，皆無什麼不滿意，且也不再額外要求增加工資。]安拉見證我們所說的。』

母撒爲人傭工

一二六〇 買大嚴是書爾布聖人居住的地方，靠近紅海方面，不在匪喇傲的區域之內，距埃及有八日的路程。買大嚴原是易卜拉欣一個兒子的名字。因他在該處落居，人多以其名稱呼其地。當母撒離開埃及往這裏奔

走的時候，曾跟自己說：『我的養主即將把我引至正道』。他這話的意思是於不識路徑之際，仰賴眞主，對眞主抱一種好的希望。

自古俗眼不識高人

二二六一 這兩個女子，一名蘇福利亞，一名蘭亞，是書爾布的兩個女兒。母撒目睹兩個弱女攔阻羊羣，不肯趨前飲羊，乃發惻隱之心，意欲代勞。這是作聖人的愛羣的本色。書爾布年老不能出室，所以打發女兒出去飲羊。

聖賢不以爲善換取代價

附說 有的人講：可惜一代的聖人，到在老邁無能操作的時候，他那羊羣竟自無有鄰人代爲照料。蓋以牧者們不識聖人，一如現代的人不識聖道。自來任何時代具有正當信仰的人，較爲少數。

二二六二 母撒在這時候感覺飢餓，然而不敢求人，只向眞主懇求。二女會意，歸告其父。書爾布說：這人是餓了，趕快把他請來用飯吧！

附說 人應有獨立生存的精神，切不可有依賴性。母撒爲人飲羊，而不欲藉此要求賙濟。傳某一寒士貧不能自給，面現菜色。有人促他討食，他說：『我恐怕求人，而人不應，自己反丟面子；人家落一個不仁的惡名。』古聖先賢如此忍飢耐貧，可爲我人借鏡。傳書爾布聖人年老失明，母撒趨前道安之餘，相互擁抱。書聖令獻上食品，母撒不用。說：我恐怕這是酬報飲羊之勞。我們是聖後，絕不欲藉此區區取代價。書爾布說：不，這是我們對待客人的習慣，請用吧！

二二六三 書爾布問道：『你們何從知道那人有力量而且忠實可靠呢？』回答：『我見他減少井畔的石塊，扯動很大的水桶。約請他的時候，他俯首不看我的面；行路的時候，讓我隨在他的身後，他獨自前行，一語不發』。

附說 書爾布以觀母撒善於操作，自知其將來在生活上不至感受困難，因而慨然以一女許配。這段故事是告訴我們：有女須聘給有德性的人，殊不必問其資產若干。更要注意他能不能從事操作，以後究能不能贅累別人。（參看奧註）

母撒夜赴土爾山

二九 當母撒全滿期限，偕眷夜行的時候，他就由土爾（山）方面望見火了。他對自己的眷屬說：『你們略微遲候，我實望見火了。或許我從那裏將一項消息，【二二六四】或是一段火把拿給你們，以便你們取煖。』三〇 及其來至火跟前

的時候，有的從福地之內，山谷的右面，由樹那裏曉諭：『母撒呀！我實是安拉——調養衆世界的主——差遣出自己的手杖去！』及其見牠活躍如巨蛇的時候，他就退轉未歸。我說：『母撒呀！前進！不要駭怕。你一定是平安的。無可駭懼。[三二]你把手插在衣領裏！牠就潔白無瑕着發現。血肉的手在出離衣領後，光耀奪目。潔白無瑕就是純白無雜色。你爲着駭怕摺起你的臂來！駭極時，撫手在胸，可能略得沉靜。這是你養主對匪喇傲及其衆偉人的兩項明證。母撒可以此二事作異跡，對匪喇傲等證明自己是眞的使者。的確，他們是一夥惡人。』[三三]母撒說：『我的養主啊！我曾殺死他們的一個人，我恐怕他們殺我。給被殺的科普替人抵命。[三四]我兄——哈倫比我善談。你差他隨我作輔佐，教人信實我。我實駭怕他們斥我爲謊言的。』[三五]主說：『我即將以你弟兄助你的膀臂，我賜你二人威勢，他們不能到你倆跟前。就是不能傷害他倆。你倆藉我的異跡（前往！）你倆和追隨你倆的人是將獲勝利的。』終必壓倒匪喇傲及其同黨。

二二六四 這時候母撒已在走錯了路，所以去到火的方面，打聽消息，以便歸入正路，往前行走。

[三六]當母撒對他們舉出我明顯的異跡時候，他們就說：『這只是造作的邪術。我們在前代的列祖裏未聽見過這事。』[三七]母撒說：『我的養主至知自他御前取得南針的人，【二二六五】和可獲今世善果的人。背義的人必不能到達所欲。』[三八]匪喇傲呼衆偉人說：『我不知道你們有除我以外的主。哈曼哪！你爲我在泥上燃火；這就是命哈曼製磚。【二二六六】你爲我築一高宮，或許我能望見母撒的主；我實揣度他是謊言的。』這話是不信有造物主，也不信母撒是使者。[三九]他與他的衆兵在地上背義地高傲。【二二六七】自以爲不被返回我。[四〇]而後我懲治他和他的衆兵，我把他們投在深海中。看哪！一般背義的人結果如何？均遭惡報，無一幸免者。[四一]我把他們置爲導至火獄的領袖。在復生日，他們得不到相助。無有代爲避免罪刑的。[四二]在今世，我

使咒詛追隨他們；在復生日他們是被驅逐的。離開眞主的慈惠，十分遙遠。

一二六五　猶言：眞主造我爲使，在他確知我是眞的，你們是假的；眞主且深知誰是死後得進天園的。

一二六六　哈曼奉命建築高宮，爲此招來工程師約有五萬餘名。責成以斯拉衣來人從事工作。這般無告的弱民，呻吟在暴力之下爲人作牛馬，歷時很久。落成後，匪喇傲登上高宮，想要一望母撒所提的眞主，更往上空射箭，像是要把誰射死的樣子。這種妄動實在愚的可笑。在經過一個時期以後，人、物皆歸消滅。那荒蕪的舊址，徒供後人憑弔而已。

附說　爲着個人留住有限的時期，而勞人傷財，大興土木，這是最愚不過的了。傳哈倫來仕德的新宮落成以後，瘋漢白賀魯在宮殿的外牆上題了這麼幾句話：『哈倫！你抬高土木了，你降低宗教了……如果那是使用個人的金錢，你就是濫費的；如其是別人的金錢，你就是個強梁霸道的。這兩項人在眞主全不喜愛他們』。按白賀魯這位老人家，常以瘋狂的態度譏諷當代的羣衆。尤其不斷的刺激哈倫來仕德。哈的新宮落成正在興高采烈，欲人贊揚之際，這位討厭的白老竟自裝癲，說三道四，令人不快。世上凡是好虛飾的人無不喜人逢迎。眞正立德、立言、立功的，反不欲別人表揚。人類智愚不同，大約就在這一點上吧！

一二六七　自覺身分過高，不屑隨從母撒，聽他引導。

附說　這段經文，可資證明：驕傲是自貽被詛被驅的醜行。驕傲出於自滿，自滿出於不智，不智乃離羣的因素。拒絕正義，不納眞理，亦在驕傲之列。人類中驕傲，並連帶着吝嗇；所以聖人說：『驕傲與吝嗇每每集合在一個人身上。人們若以作首領而可驕傲自大，那是證明他天生下賤；若以自己比別人財多而驕傲，須知財帛像是有更移的陰影，是該被索回的寄託品。眞主說：『背義地驕傲。』可見驕傲也有不背義的，那就是對敵交戰的時候，乘着一種視死如歸的奮氣有進無退。當年穆聖看見大將額布杜迦奈在戰場上表現一種倔傲的神彩，穆聖說：『這種姿態，除去用在戰場上，當爲眞主所怒恨』。向富貴人表示驕傲，亦非不可；因爲這是自愛，當非可貶。穆聖說過：『我們不要把自己的人格犧牲了。』

驕而且吝爲卑鄙的行爲

對富人表示傲慢便是自愛

四三　在滅絕前代以後，我曾賜給母撒經典，以作衆人的明證，致其心明。並引導與慈惠，好教他們受勸。四四　當我向母撒發表

事情的時候，就是告諭母撒的時候。你未曾在西邊，你也未在當場。所以自不深知，而至無所表白。說「未在西邊」就是未在士爾山右側。[四五]祇是我創造若干代，一輩繼續一輩。時間悠長了。【一二六八】你未曾住在買大嚴人間，向他們誦我的表徵；雖然，我是遣使者。[四六]當我曉諭的時候，你未在士爾（山）方面。眞主曉諭母撒，謹守聖經的時候，穆聖未在士爾右面。雖然，出自養主的慈惠。眞主依自己的慈惠降下古蘭。好教你警告那一夥未曾先你得到警告的人，好教他們受勸。俾世人以得到穆聖的警告而有所覺悟。[四七]設非他們以親手前送的遭患難，至說：『我們的養主啊！爲何你不差一個使者，俾使我們追隨你的表徵，歸爲信服的呢……。』設非有以上所述的情形，在眞主必不遣使。所謂「前途的」就是幹過的一切惡行。[四八]在出自我御前的眞理達到他們時候，他們就說：『爲什麼不賜給他，就像賜給母撒似的。』各項異跡。他們豈未隱昧從前賜給母撒的嗎？他們曾說：『是兩種相輔的邪術；』【一二六九】並說：『我們一概不信。』[四九]你說：『你們舉出發自安拉御前較這兩個尤能引導人的經典，如果你們所言屬實，我就服從牠。』你們所說的話，果然屬實，至能舉出比討喇[五〇]式與古蘭還好，在我一定跟從牠。他們若未應許你，你要知道：那是他們隨從自己的私見。誰是迷誤更甚於未受安拉的引導而追從自己私見的人？安拉絕不引導背義的民衆。[五一]我確把這話接連的告訴他們了，把古蘭一段一段的告訴古來氏人。好教他們受勸。聞而信從牠。

【一二六八】就是在穆聖以前，母撒之後，造化了若干代。經過很長的時間，宗教條規迭次更變，傳者中斷。古來氏人因此失教。眞主重把母撒的往事讀給穆聖，以便他繼續遞傳。

【一二六九】據古來氏人說：母撒的討喇忒經和穆聖的古蘭經，統是邪術一類的。前後相映，互作證明，均不可信。

[五二]在這以前得我賜給經典的人們全都信牠。【一二七〇】[五三]有人誦讀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信牠了，那確是

不能強所愛者得正道

來自養主的眞理，我們在牠以前原是順服的。』全是認主獨一的。【二七二】他們以善[五四]這些人，由於忍耐蒙得兩次報酬。以善功避罪惡。並就着我所賜給的作使用。[五五]他們聽到妄言的時候，就遠避牠，說：『我們有我們的作爲；你們有你們的作爲。祝你們平安！我們不尋覓一切愚人。』就是不欲挨近他們。[五六]你必不能引導自所喜愛的人，只是安拉引導自所意欲…的人。【二七三】他至知得正道的人。

聖叔額部他吏部至死不改老人教

【二七〇】這話是指一夥有經人下降的，猶太教中的易卜尼色喇目等，歸順「伊斯蘭」；基督教中也有從亞比西尼亞與敍利亞來歸的。

【二七一】這些有經人蒙受兩次善賞：一次是因他們信本教的聖經；一次是因他們信古蘭。這全是由於他們堅守兩項信仰，奉行兩教的律例。

【二七二】並非穆聖所愛喜的人，就能被他引在正道上。眞主欲誰得正道，便能得到。誰必得正道，惟有眞主至知。傳這段經文是爲額卜他吏部降下的。這人是穆聖的叔父，因他撫育穆聖成人，所以極得穆聖的敬重。當他瀕死的時候，穆聖勸他歸信，朗誦清眞言。額公說：『我知道你這人誠實無欺。但是我不欲外間說我臨死突然變更初志。設非有這些顧慮，我必定歸信，臨別的時候讓你安心，因爲我看你對我太關懷了。話雖這樣講，我終是願意依循老人們的舊教死去』云。額公死後，穆聖欲爲他求恕，眞主不許可。要而言之，上列一段天經是指額公的事情下降的。

僞信士托故不肯遷移

他們說：『若是我們隨你信從正道了，我們就被人擄出本地。』【二七三】[五七]我豈未教他們居住在平安的禁地，由我供給的各類果實販運到那裏，但是他們的多半不知道。墨克人多半愚昧，未能理解到這一層上。[五八]我滅絕了許多在生活期內狂妄的城市指該城的人。這是他們的居處，在他們以後僅有少數人住過牠。【二七四】我是收留的。[五九]你的養主滅絕些個城池，必須先往牠的都會派去一個使者，向他們誦我的表徵。我每逢滅一個城池，其時那城的居民正在背義着。

信主獨一的人應具「有特無恐」的態度

不信服當時的使者。[六〇]所賜給你們的任何一物，乃是今生的享受，和牠的裝飾。在安拉御前的，是較優至久的。你們怎不了解呢？

二二七三 這話是指哈立思降的。這人對穆聖說：『我們知道你守的是正路，你的話確實不虛。但是，假使我們隨同你信「伊斯蘭」教，那不信教的阿拉伯人，就把我們驅出墨克，並劫掠我們的財產。到那時候，我們如何是好呢？』於是，眞主駁斥他們說出以下的這話：『我豈未教他們居住在平安的禁地』云云。猶言信主獨一的人居住天方禁地，何至於怕那拜偶像的人來劫掠。

二二七四 在那般惡人遇難後，他們所遺棄的房舍，只有過往的旅客，不時在那裏住個一天或半日。

[六一]有的人蒙我許給他快樂而後遇到牠了，在他可像那類人嗎：我叫他享受今生的樂趣，終而在復生日被帶到（火獄）裏？[就是親嘗刑罰。][六二]當那一日，[復生日。]主曉諭他們，說：『你們所妄稱的我那些匹偶哪裏去了？』[六三](關於罪刑的)話對他們決定的那般人說：『我們的養主啊！這是被我們誘惑的那些人；我們誘他們迷誤，就如自己迷誤了。我們向你表示無干；他們未曾拜我們。』[只是順從個人的偏見。][六四]有的說：『你們呼求自己的偶像吧！』他們遂就呼求牠們；但是牠們未曾應承。[無有應的力量。]他們親見刑罰了，希望自己曾得正道。[但是爲時已晚，追悔無濟了。][六五]當那一日，主曉諭他們，說：『你們怎樣答應列使了。』[使者勸你們認主獨一，而你們作何答覆了。][六六]是日，他們不明種種消息，而致不相詢問。[驚愕過甚。無力相詢，應作何答辯。論][六七]到悔罪，歸信並作善舉的人，可望他是達到所欲的。[二七五][六八]你的養主任便造化與選擇。在他們不得選擇。[惟有眞主自由選擇聖人，不是多神教徒所可自由選其領袖若爾里臥者爲使的。]安拉清淨！他玄高於他們所擬的匹偶！

二二七五 「悔罪」就是避忌給眞主舉匹偶。且須具有正信並作善功。必得這樣，在那人始可盼望達到所意欲的。

葛倫發跡後之變態

六九你的養主知道他們胸中所隱匿的和他們所顯揚的。七〇他是安拉，除他以外再無有主。惟他膺受今世後世的讚頌。
判斷惟他掌握，你們將被歸於他。（聽候眞主審判。）七一你說：『你們看出來了嗎？若是安拉爲你們造「夜」，始終不變，直到復生日，誰是安拉以外的主，能把「光」賜給你們？你們怎不聽從呢？』七二你說：『你們看出來了嗎？若是安拉給你們造「晝」，始終不變，直到復生日，誰是安拉以外的主，能賜給你們「夜」，可在牠裏安歇？你們怎不觀察呢？』（當醒自省，不該認物爲主。）七三他依自己的慈惠爲你們造化夜晝，以便你們在夜間安歇，並討他的特恩，（在白晝去謀生計。）冀使你們感念。七四當那一日，主曉諭他們，說：『你們所妄稱的那些匹偶哪裏去了？』七五我由每夥人裏提出一個作見證的；我說：『要你們舉出自己的明證來！』（以證自所擬定的匹偶爲是。）他們知道眞理屬於安拉。（在復生日始知再無與他共同的。）他們所造作的不在了。（生前所擬定的偶像，全都不見了。）七六葛倫原屬母撒的族人，【二七六】但是他對他們傲慢了。我賜給他財寶，牠的鎖鑰壓倒一夥強壯的人。那時候，他的族人對他說：『你不要狂喜。安拉實不愛狂喜的人。七七你要藉着安拉所賜給的，尋求後世。（就是把財帛用在眞主的道上。）你不要忘卻今生的福分。【二七七】你要爲善，就像安拉善待你似的。你不要在地上尋求作惡。安拉實不喜造惡的人。』

二七六 葛倫是母撒叔父的兒子，亦是他的一個信徒，一向熟讀討喇忒經。後來發跡，遂就變態，而作僞信士；一如沙迷賴人作僞信士。對於平素的親友全都不顧。自大驕傲，目空一切。母撒和別的人勸他不聽，終至遭遇地陷而淪亡。

二七七 就是不要放棄今世所得的福分。換句話說，就是不要把得到手的財寶白白地撇下，而不利用牠作些善舉。

附說

金錢在握的時候，莫要忘了賙濟別人，更不要作壞事。金錢是在人類社會裏聯合感情的媒介。自不施散，怎可與人稱同教弟兄，國民同胞呢！

他說！七八『我蒙賜財寶，惟依仗自己所具的知識。』【二二七八】——他豈不知道，安拉確在他以前滅絕比他力量雄壯，積蓄較多的若干代嗎？【二二七九】不向爲惡的人們問其罪孽——在復生日無須問他們，以促解答七九，只有發出羞辱的實問罷了。他乘着裝飾出現自己的族人，一般追求今生的人說：『寧願我們獲若所賜給葛倫的，他實在是有大福分的。』八〇一切有知識的人說：『你們遭禍了！安拉的善賞是在歸信並作善舉的人上最好的。』接受這話的只是忍耐的人。聽從這有識的人勸導的，只是一八一般安心作善功的人。而後我把他和他的住宅陷入在地裏。【二二八〇】在他並無有一夥超過安拉相助他的，他也不是自衞的。八二那昨日盼望他的地位的人們，在次晨說：『噯呀！【二二八一】安拉爲他意欲……的衆僕伸縮給養。設非安拉對我們施恩了，一定他就陷下我們了。噯呀！負恩的人不能得意。』不能脫開眞主的八三罪刑而進天園。這後世我爲着不欲在地上高傲爲惡的人安排牠。就是爲這般人設置天園。敬愼的人可獲善果。八四行一件善事的人，可獲強於牠的；得到十倍善賞。行一件惡事的人，那作惡的人，惟依其所作的受還報。針對每項罪惡，有一項相當的惡報。

二二七八 葛倫聞勸不從，且自稱具有討喇忒經的卓識，應當富有超越衆人。他說這話的時候，竟自忘卻眞主對他施恩，所以他後來遭惡報了。凡是跟他一樣誇耀與負恩的人，將必有一天由於作罪的不幸而遭惡報。

附說 母撒精於煉物學，曾分成三部分授與葛倫、猶仕爾、克立布。後來葛倫利用一種騙術，把那兩個人所學的騙哄過來。從此他就從事煅煉金銀，因而致富。又有人說：葛倫善於農、商等學。相傳他在山洞裏苦修四十年之久。於功修和澹泊色世上優越以斯立衣來人全體。後來，以卜里廝先遣小卒，向他施行誘惑，祇是不生效果。以卜里廝又親自前去，化形一個老者的模樣，跟他坐在一處修行。

日久，以卜里廝的功修超越葛倫。葛倫對他極表敬重。凡是他說出來的話，完全奉若金科玉律。於是以卜里廝就乘機而入。先是誘葛倫下山，繼而誘他減少功修，從事商務。葛倫就因而致富，一心貪戀色世，竟至無惡不作。有人勸他，在他尚以爲有知識，應當發迹，應該享受人生的快樂。以上是記葛倫失脚的原委。世界上像葛倫這樣的人，已如過江之鯽。在未發迹的時候，虔心苦修，一旦富有，立變常態。疏遠宗教，日益惡化。遇有苦口相勸的，尚振振有詞，毫無悔意。自覺有知識、閱歷、經驗，應該享樂一世，不再受着宗教的限制。其實目前的快樂，眨眼卽過。及到大限臨頭，一切的一切全得撇下。兩手空空，帶去一身罪惡，攢入土坑。

二七九 這話是眞主羞辱葛倫，不該被財勢所誤。因爲和他同一時代的人，有好多比他在財勢上優越的。這話原指葛倫說的。後來的人凡與葛倫有同等行爲的，都應當聞而有所醒悟。在自己有財有勢的時候，要想想世界上比他財勢大的人不計其數。殊不必依仗財勢，目空一切，得意忘形！

二八〇 傳眞主命母撒向富戶徵收天課。葛倫爲當代的富豪，出款自屬特多。有一次他集合以斯拉衣來人商議打擊母撒的方法。他說：若欲打倒母撒，當以破壞他的名譽爲起手；他的聲名一倒，民衆就無人信他了。到那時候，他就不再向我們徵收天課，散給窮人了。主意打定，他就賄買一個娼婦，當衆宣嚷母撒和她有姦。有一天母撒正在對衆發佈講演，那個娼婦就宣嚷和母撒有染的醜話。當經母撒鞫訊，才知道是被葛倫嗾使。母撒憤極，伏地痛哭。祈主對葛倫施行相當的懲罰。後來，葛倫及其一切所有，悉被地面陷落了。

二八一 葛倫遭難後，對他熱中的人們，恍然大悟，自己未發跡正是眞主的恩惠。不然的時候，難免因爲財大氣粗，傲慢爲非，至遭地陷。『噯呀』句，阿力作「應知」，郁氏作「確是」。

的[八五]確，那降給你古蘭的主，是必使你回到一個歸返之地的。【二八二】你說：『我的養主至知那得到引導的人，與那處在明明迷誤的人。』[八六]你原未盼望接奉經典，（降給你經）只是出你養主的慈惠罷了。你切不要臂助背逆的人們。[八七]就是莫輔助他們的教。你蒙受安拉降給表徵以後，莫容他們阻礙你讀牠。要你勸導至養主；就是喚人加入伊斯蘭陣線。你莫屬

於拜偶像的；不得扶助八八他們。你莫併同安拉呼求另一受拜的。除他以外再無有主，除去眞主的本然以外，萬物將歸消滅。判斷惟他掌握，你們將被歸返於他。

欲成大業先受磨難

一二八二 這話是預許穆聖終必復返墨克。穆聖出墨克後無時不在盼望復返家鄉。這段天經暗示：人們須當愛喜故土。當日穆聖不斷的說：『故鄉！故鄉！』後來眞主果然實現他的希望了。世人常說：『駝返欄，鳥歸巢，人類思故鄉』。大賢歐墨爾說：『設非人們愛鄉了，那不繁華的城池益發衰落了，一切繁榮全由愛鄉而來』。

第二十九章　安克布特（蜘蛛）計六九節。墨克下降，惟一節至一一節在默底納頒降的。

奉普慈特慈安拉之名。

『阿里甫、倆模、密默。』阿拉伯文三個簡筆字形一的譯音，解義從略。世人以爲容他們口稱歸信而不受折磨嗎？【一二八三】二我確試證他們以前的衆人了。安拉確知道一般說實言的人；確知道一般說謊話的人。對這兩夥人四分析極清。作惡的人們自以爲能夠超越我嗎？迷信假主并作其他罪惡的人，勿以爲能脫罪刑。所言「超越」者，其義卽此。他們所判斷的太惡了！五盼望遇見安拉的人，（就教他崛起奮鬥吧！）安拉的期限一定是該到的。眞主所預定的期限，終必實現。人們自應預備。他是能聽的，深知的。六奮鬥的人，【一二八四】那只是爲他個人奮鬥。奮鬥的利益歸到自身：在眞主並不需要。安拉確是無求衆世界的。一無所求，何獨七需人爲教奮鬥？歸信並作善舉的人，我必爲他們遮蔽種種過錯；我必依他們所作的把最優的（善賞）贈給他們。就是賜給加八倍的善賞。我囑告人類孝敬他的父母。若是他倆迫你給我舉自所不知道的爲匹偶了，你不得順從他倆。【一二八五】你們惟歸於我，而後我把你們所

一切聖戰全都有益自身

莫服從父母的亂命

作過的宣告給你們。[九]歸信並作善舉的人，我將把他們列入義人以內。死後和聖人們一同復起。有的人聲稱：『我們歸信安拉了。』但是一旦因着安拉蒙害了，他就以人的擾害當作安拉的罪刑。【二八六】若是出自養主的相助到來了，他們必說：『我們實是和你們一樣的』同一宗教，安拉豈非至知世人胸中所懷的嗎？[二]安拉實知道一般歸信的人，實知道一般僞信士。對這兩項人，有充分的區別。

二八三 墨克的一部分信士，飽受逆徒的迫害，因此心覺煩悶，口出怨言。於是眞主降下這段經文，勸他們堅忍。猶言：當穆民的只憑一說，不受任何折磨嗎？勢必不能。在眞主必用各種痛苦試驗他們。如此，只爲澄清虔敬與虛僞的，固守宗教與志不堅定的。某註解家說：『本文雖指那般穆民下降的，然而牠的意義永久存留在穆聖的教生之間，牠的旨趣得與世界共悠久。

二八四 「出征」無論是對哪一方面，用何方式，那統是有益自身的；在眞主必不需人爲他征戰。

二八五 在作穆民的既是一心一意的順眞主，哪有再撇開眞主去順從「人」的道理。這話是穆聖對大衆說過的。如果當教師的或地方官，發下一道違背教規的命令，那不是應當服從的。傳有個名叫賽爾得的，他母親爲着痛恨他歸入伊斯蘭教，而絕食待死。且對他兒子說：我就這麼死掉，叫外間的人們呼你爲「弒母的逆子」。她如此嘗過三晝天的苦楚，她兒子不爲所動。且說：媽呀！假使你有一百條性命，一條一條地去犧牲，在我也必不因爲你的犧牲而叛伊斯蘭。進食與不進食，任你隨便。他母親聽他意志堅絕，無可挽回，也就不再繼續絕食了。嗣後，眞主降經命令他對母親行孝，博她的歡心。但不得順從她的亂命，至有違背信主獨一，或棄善爲惡的言行。名作家薩地氏說：（詩）『在骨肉近戚無有守教和虔恪的時候，斷絕血親關係強似愛親族』。海達業經上講：父母雖未奉伊斯蘭教，而在作兒子的，也要供給生活費，並盡心侍奉與探望。如果他恐怕爹媽拉他反教了，那末，也可以不去瞧看他倆。他倆失目的時候，要打發自己妻室，去領他倆由外教的禮拜堂回到自己家裏。如其想去到壞地方，那就不要帶領。因爲往赴不好的地方，便是罪惡。回到自己家裏則不然。大教長安贊理氏說：『大多數學者全主張：對於不屬違禁的事情，聽從父母的命令，那是應當的。對於萬不可行的事情，切不得領命。因爲避忌不符教規的小問題，是一種愼重

的意思。博父母的歡心，那是應該的』。作父母的，在言行上務求端正，不要逼得兒女不孝順。怎麼教作孝順？那就是父母在堂時，要供給生活費，對於應行可行的一切事情，要絕對聽從。在下世以後，要爲他倆作施濟；每七日要探望他倆的坟墓；每次拜後要爲他倆求主恕罪。更要代爲執行他倆的契約，並履行他倆的遺囑。

附說 我們對於以上所記的話應注重的，要有兩點：（一）國家的法令若與教規相抵觸的時候，照教法來說，不應奉行；因爲宗教條例高過一切，不受任何方面的侵犯。話是這麼講，但是有時候國法勢在必遵，不遵就得受法律上的制裁。那末，既處在不得已的地步，只可權宜奉行。設使不是這樣地嚴厲，那只可聽便。在任何私人，不可代國家強迫我人實地奉行。（二）作人的除去奉行天命外，父母的命令也是應該要遵的。可是他那背叛教規的命令，在作兒女的無有履行的義務。如此，能說是作兒女的忤逆不孝嗎？明乎此，可知吾人遇有國法不合教規的時候，不欲奉行法令，那不是背叛國家法令，而是恪守教規勢難奉行啊！（三）凡是不好的地方，不要領別人前往。有個人向以布拉欣艾得罕打聽王宮在哪裏。以氏就把那人領到一處墳地去了。那人一見之下，把以氏痛毆了一頓，竟把頭顱打破。隨後他才把那人領到王宮去。（那個國王必不是公正的，所以不往那裏領，且暗示那座王宮像是坟地）尊輩莫過於父母，作兒女的自應竭盡孝道。可是他倆要教作兒女的領進廟堂，那就不是應該奉行的了。

二二八六 志不堅決的人，一旦爲着教務遭遇波折，立時他就把人的迫害，當若主的罪刑似的那樣可駭。這是充分暴露他那怕主的心情不堅固。如果他的信心堅決，絕不會因爲目前一時的痛苦，而陷自身於悖謬，終至墮落在永久的火獄。譯者按：這話是勸人，勿因人的壓迫背叛伊斯蘭教。而今爲着倡行聖道剷除異端而遭受磨難的人，當引據這段經文安慰自己。

二二八七 衆不信者對一般歸信的人說：『你們隨從我們的道路吧！（這話是誘穆民歸入多神教裏。）讓我們擔負你們的罪惡吧！』他們本不能擔負它們的些微罪惡；他們實是謊言的。二三讓他們去負自己的重擔，（二二八七）和其他加倍的重擔吧！（別人的一切重擔，就是被誘而迷誤者的罪惡。這類人，除去他自己負擔着罪惡外，引誘他的人，也要擔負完全的罪責。）在復生日他們應對於自所造作的受質問。

二二八七 就是自己幹過的罪惡。稱罪惡爲重擔，是暗示其罪甚重。薩地長老曰：『小子！莫負着罪的重擔前行，因爲途中的挑夫是無能爲力的』。挑夫不能負載過重，因爲地方是遙遠的；途中尙有些個難過的山嶺，當然要得加以仔細了。凡是導人迷誤而被追隨者，在他自當負着誘惑的罪過。遺留罪惡的人，統是這樣。

一四 我確把努海遣至他的族人了，【二二八八】他在他們中間留住了一千年，除出五十載。他們正在背義着遭遇洪水了。一五 於是我解救他和同船的人們，我把他置作世人的表徵。爲的是藉此警戒後來的人。傳努海的救舟停泊在朱定山，直到穆聖出世。

二二八八 努海生於阿丹以後一千六百四十二年（由阿丹下到斯世起）他是被差至全世界的一位聖人。但不過勸導當時的民衆。較比穆聖被差至全世古今人上，大不相同。傳努海是勸人莫拜偶像的第一位聖人，因爲拜偶像這個惡風，由那個時代的人興起。傳從洪水漫世直到穆聖降生，相隔三千九百七十四年。

一六 易卜拉欣，那時候他對自己的族人說：『你們當拜安拉，並當畏懼他；那是於你們至好的；強似拜偶像。如果你們知道了，……。一七 如果你們知道好歹，分別善惡，那是最好不過的了。你們撇開安拉惟拜些偶像，並且造作謊言，妄稱偶像是安拉一類的。的確，你們撇開安拉所拜的那一切，均不能爲你們掌給養，你們要在安拉那裏討給養！當要拜他！並感念他！你們將被歸返於他。』一八 若是你們不信了，呼當時的墨克人。在你們以前的各民衆確曾不信。【二二八九】使者所負的僅止公開的宣達。這些話是安慰穆聖。一九 他們豈未見安拉如何造化萬有而又恢復牠？這在安拉確是容易的。復活已死的，在二〇 眞主並不困難。你說：『要你們在地上遊行而觀察眞主怎樣地造化萬有？安拉復再發現另一造化。安拉實是全能於萬事的。二一 主罪刑自所意欲（慈惠）的人，慈惠自所意欲（慈惠）的人。你們將被歸轉於他。

二二八九 猶言：如果你們不信我告訴你們的話，你們的那個不信並不妨礙我；因爲在你們以前的民族曾不信

施師、一德理師、努海等位聖人。但是他們未爲所禍。蒙害的就是那般逆徒自身。而今你們不信我，也是這樣。

二二 你們不是能在地上，也不是能在天上作抵抗的。【二九〇】你們撇開安拉別無一愛護的，也無一相助的。二三不信安拉的表徵，與（不信）見他的人們，均於我的慈惠上絕望了。在後世。這些人應遭痛刑。』二四他的族人的答覆不外是說：『你們殺死他！或燒死他！』而後安拉救他脫開火了。此中對於有正信的民衆確含有種種表徵。二五易卜拉欣說：『你們只是在今生撇開安拉而藉着偶像彼此之間聯合感情；今後在復生日，你們彼此不相承認，彼此互相咒詛。你們的居所是火獄，無有相助你們的。』

二二九〇 猶言：你們不能以逃入地下，或是以天作蔭庇而得避免眞主的罪刑。你們避到不論哪裏，在眞主定能捉獲。

二六而後魯脫歸信他了，他說：『我是一定遷至養主的。【二九一】主實是優勝的，明哲的。』二七我賞給他易司哈各與葉而孤白；我把聖職與經典置在他的子孫之間。【二九二】我在今世賜給他報酬，他在後世定屬於義人一類的。二八

在今世蒙眞主賜給清白的子女；在後世歸爲義人一流。

二二九一 易聖聲稱：『去到眞主所命令的地方。』在他說這話以後，就離開他的民衆，攜帶其妻，由伊拉克出發往赴敍利亞。

二二九二 「子孫」指易司馬衣的後代，與以斯拉衣來的後代。「經典」指的是討喇忒，引支勒，則逋爾，古蘭，這四部天經。

二八魯脫那時候，他對自己的族人說：『你們行舉世從無一人先你們作過的那醜惡嗎？指逆徒們的獸行。二九你們親近男子，接近

男性，施行醜惡。斷絕道路。由於惡人慣行醜事，而通暢的大路，杳無人跡。你們在席面上發動非理的事情嗎？』相與褻。【二二九三】他族人的答覆只是說：『如果你的所言屬實了，你就把安拉的罪刑拿給我們！』三〇他說：『我的養主啊！你相助我，以對付造惡的族人吧！』就是降下刑罰，懲治妄行醜事的人。

二二九三「非理的事情」，就是純潔的理智認爲可恥的妄動，和教條上禁不可行的異端。

附說　魯脫的民衆，其可恥的行爲很多——若在大庭廣衆之下公開野獸的舉動，當着羣衆毫無羞慚的下氣。有的人說：『留屁是病，放屁是藥』。說這話的人們，當着衆人隨便放屁，不以爲可恥。有一次穆爾億業在演說台上放了個響屁，說：『諸位！安拉造化軀體，內部有風，什麼人能保留不往外放？』當時有個名叫率阿率阿的起立，說：『在作小淨的處所放屁，是「筍奈提」；在講台上放屁，當然就是異端』。開着衣領，不扣鈕襻、彈琴、吹笛、戲謔過往的人，這一切統是魯脫民衆的惡習。此證：人們不要接近非理的事情；更不要參加戲謔，及其他一切禁不可行的醜惡。

天使給易卜拉欣報喜

【二二九四】他們就說：『我們必要滅絕這城的人，牠的居民實是背義的。』三二當我的諸使給易卜拉欣報喜信的時候，不信正道。三三易卜拉欣說：『那城裏確有魯脫。』他們說：『我們知道那裏的人；我們一定救他和他的眷屬，除非他的妻，她歸爲餘下的。』遭受罪刑。三三當我的諸使達至魯脫的時候，他就因着他們憂愁，心窄了。他們說：『你不要駭怕，不要憂愁；我們必要救你，與你的眷屬，除非你的妻，她歸爲餘下的。與惡人同遭患難。三四我們是將必因爲這城市人的作惡，而往他們上降天災的。三五我們必在那裏爲着有理智的民衆遺下顯明的標記。』

二二九四　就是哲白而衣勒等位天使報告易聖，說他將要得「子」。更連帶說出：要向魯脫的惡民施刑。易聖聽到這話，恐怕他姪男——魯脫被累，所以向諸使談及。諸使當即向易聖提出保證。

以蛛蜘網作比喻

並向買大嚴遣去他們的弟兄——書爾布。[三六]他說：『我的族人哪！你們當拜安拉，當盼望末日！就是復生日。你們不要在地上造惡着過爲。』【一二九五】[三七]但是他們不信他。而後，他們遭遇地震；次晨，是在自己宅內伏地而死的。

一二九五 就是不要稱量不公，因爲這種行爲是意在敗壞的過惡，切不可行。此外出於善意的爲惡——若赫子爾摧殘人家的船隻，自屬另當別論。

阿代、賽母待，[三八]這兩夥惡人，也是遭受奇災而滅亡的。他們的一部分居所，在你們已明明見過了。惡魔裝飾他們的作爲，他們眼見着被他所阻，離開正道。[三九]又有葛倫、匪喇傲、與哈曼。這三個人也曾遭遇奇禍。母撒確把種種明證現給他們了；但是他們在地上高傲，他們本不能超過。難以脫開刑罰。[四〇]而後，我因爲每一個人的罪惡施以懲罰。因這般人各個有罪，乃施以懲治。他們之中有我往他上驅動砂石的；若魯脫的族人。他們之中有被暴聲所懲的；若賽母待的族人。他們之中有我以地陷下去的；若葛倫。他們之中有被我淹沒的。若匪喇傲等。安拉絕不虧負他們，但是他們自虧己身了。自造罪惡，至遭刑罰。[四一]一般撇開安拉結友的人的情形，有如造室的蜘蛛的情形。住室的至鬆軟的一定是蜘蛛室；【一二九六】設若他們知道了，……。如果他們知道這事的實情，則必不會拜偶像。[四二]安拉實知道他們撇開他所拜的物類。他是優勝的，明哲的。[四三]這些比喻，我爲世人發表牠；理解牠的，只是一般有知識的人。[四四]安拉依着眞理造化了天地。此中對於衆歸信的人確含有一種表徵。

一二九六 這話是把逆徒們與偶像結不解之緣，而敬拜牠，希望牠賜福利，代求赦罪；比若爲自身織網的蜘蛛。蜘蛛網不能禦熱避寒，亦不能擋雨防災。有時遇上暴風，立即瓦解。如此，一切偶像對於拜牠的人，是無關休咎，不能賜福免禍的。

附說

凡以蜃氣當爲飲料的人，不久就要知道那是一種幻影。依賴除過眞主的任何事情，全是無成就的灰塵一樣。將來他的被害，就在他那所依賴的身上。凡是撇棄眞主，另覓蔭庇的，那是他自絕於蔭庇的途徑，終至無路可走。